

“汉服”虽热 什么才是真传统？



A 古人不知道啥是汉服

汉服发端于何时，尚存争议。《周易·系辞》称：“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。”将服制拔到治国之本的高度。

在《周礼·春官》中，规定帝王的服装是六冕四弁，平时办公要穿皮弁服，即鹿皮帽、白布衣、素裳。祭祀时，命妇（有封号的妇女）要按规定穿鞋。

不过，春秋时，这些规矩已成空文。

据《墨子》记，齐桓公“高冠博带”（戴高帽，系宽腰带），晋文公“大布（宽幅的土布）之衣，羝（音如枪，是一种名贵的羊）羊之裘”，楚庄王“鲜冠组纓（光鲜的帽子，用绳系在头上），绛衣博袍（红色大袍子）”，勾践则“披发文身”。根本看不出礼仪制度的踪影。

在文献中，汉服的最早记录来自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简牍，即：“美人四人，其二人楚服，二人汉服。”此处汉服是相对于楚服而言，二者都是“曲裾”，即将衣和裳合为一体，又称“深衣”。“曲裾”本是秦制，被汉朝继承，魏晋时失传，宋代曾一度复兴，却被视为“服妖”（引发亡国的服装），遭严禁，此后无传。

可见在古代，汉服是一个模糊概念，不同时期、不同人，对它的理解各异。一般情况下，只在说明与他人有别时，才使用汉服一词。

B 正式礼服每代都不同

中国疆域广阔，跨寒带、温带、亚热带三个气候类别，各地生存条件不一，着装必然不同。即使是正式礼服，每代亦不相同。

“汉服粉”常称汉服有两大传统：其一是“上衣下裳”，其二是右衽（左前襟压在右襟上）。误以为是“独特的文化基因”，这种认识不正确。

首先，“上衣下裳”源于生活的实际需要，不是特殊设计。

从出土的商代雕像可见，人物多着“上衣下裳”，似乎符合传统。事实上，这是不得已而为之。直到春秋时，中原仍无裤装，下身只着“胫衣”，近似现代护腿，至膝盖即止。所以，下身需着裳（近似于裙）御寒、遮羞。

其次，在出土的商代、周代雕像中，左衽、右衽、对襟均有。

孔子曾说：“微管仲，吾被发左衽。”被后人误读为游牧人左衽、中原人右衽，是自古的礼法规定。其实《礼记》中明确写道：“小敛大敛，祭服不倒，皆左衽。”可能是为了与祭祀区别，且比较方便，日常多右衽，游牧人右衽则妨碍射箭，所以多左衽。

可见，左衽与右衽和是不是汉服无关。

2003年11月22日，河南郑州街头突然出现一位身着汉服的网友（网名壮志凌云，本名王乐天），被路过的新加坡记者拍到，据此写成报道《汉服重现街头》，引起强烈反响。赞者称重拾汉服，体现了文化自信。弹者称状如唱戏，毫无意义。

恐怕王乐天也没想到，十多年后，汉服爱好者已达600多万人，市场价值超百亿元。随着“汉服粉”群体快速扩张，也引发内部分裂——复古派与发展派势同冰炭，体现出汉服概念本身的混乱。

什么是汉服？汉服等于国服吗？复兴汉服就等于复兴传统吗？汉服是否需要进一步发展？中国服装史如此漫长，什么才能代表汉服？汉服能否适应现代社会……种种疑问，至今未能达成共识。

C 能吃百家饭才是真传统

在历史上，中原服装不断吸收外来文化，已很难清晰区分汉服与胡服的区别。

在游牧文化冲击下，裤褶（肥管裤，本是军服）、褊裆（相当于今天的坎肩）、半袖衫等融入汉服中。汉初裤子无裆，用绳系在腰间，到汉昭帝（前87年—前74年在位）时，有了裤裆，但不缝合，称为“穷绔”。《晋书》记学者郭璞到越城（今属江苏省南京市），“遇一人呼其姓名，因以裤褶遗之”。可见，江南当时刚接受合裆裤。

唐代时，圆领服、皮靴、鞞离（斗笠四周垂下纱幕遮脸，古装片女侠多用，其实唐代贵妇出行一般会用）、蹀躞（腰带上的小钩，可携带日常用品）等都来自胡服。女着男装也是胡俗。

甚至屡受外辱的南宋，也在努力吸收外来文化。

甚至屡受外辱的南宋，也在努力吸收外来文化。

D 朱元璋常戴瓜皮帽

也许是实在分不清哪些算胡服、哪些算汉服，如今“汉服粉”多尊奉宋代、明代的传统服装。

宋明外患严重，中原观念相对强烈。

宋徽宗多次下诏严禁胡服，甚至说出“先王之法坏，胡乱中华，遂服胡服，习尚久矣，人不知耻，未之有禁，非用夏变夷之道”这样的狠话。

至于明代初期，则通过“去元化”，刻意遮蔽草原文化。朱元璋下令禁胡姓，甚至连复姓公孙都要改姓孙，并禁胡语、胡服，从而“上承周制、下取唐宋”。可严令之下，明朝皇帝却不知大

帽、钹笠帽、毡帽、瓜皮帽等都来自草原，皇帝自己戴，群臣也戴。

明太祖朱元璋还给瓜皮帽起了个新名——“六合一统帽”。其实，明朝人自己也知这种说法靠不住，嘉靖名臣靳学颜便写道：“元人帽制必圆而六瓣。”

此外，元朝的质孙服（上衣和下裳结合为一体，锦衣卫后改成飞鱼服）、胸背（即后来官服上的补子，此说有争议）、比甲（棉披肩）、搭护（近似今半袖背心）等，都被明朝继承。体现出古人的灵活性：不是死守道德原则，一味“昭名分，辨等威”，也很重视实用。

章太炎为何穿西装

1644年，清军入关，到1646年，江南被基本平定，遂强化“薙（通‘剃’）发易服”。薙发的同时，还必须换服装——明代正装基本被禁。

早在崇德二年（1637年），皇太极便下令：“我国家以骑射为业，今若轻徇汉人之俗，不亲弓矢，则武备何由而习乎？昔金熙宗循汉俗，服汉衣冠，尽忘本国言语，太祖、太宗之业遂衰。”

清代晚期，仁人志士纷纷走上反清自强之路，他们一边发掘、宣传野史，甚至加以编造，以鼓动民族情绪；一边用剃发、易装来表达反抗决心。

1900年，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得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，认为清朝已亡，“会执友以欧罗巴衣笠至，乃急断发易服”，并说：“欧罗巴者，于汉为大秦，与天毒略近，其衣虽窄小，衽皆直下，犹近古之深衣，惟吾同胄之日本，亦效法焉，服之盖与箸浮屠衣无异趣云。”意思是西装约等于中国古代的深衣，日本也采用了，穿它和穿佛袍是一样的。

在章太炎等人的鼓动下，西装被革命者们接受。辛亥革命后，民国政府正式公布以西装作为男女礼服。1918年，改成中山装。

中山装是孙中山先生下令商人黄隆生参照日本学生装改造而成的，仍属西服。

短褐应得到更多重视

1918年后，中山装、旗袍都一度被视为国服，特别是旗袍，经多次改造，完全可视为汉服，但和后来的唐装一样，因包含了清朝元素，遭“汉服粉”排斥。

于是，宋明服饰便成了汉服，它形制华丽，美学风格与众不同，但始终未引起国际服装设计师的注意，这可能与“汉服粉”误解了和服有关。

表面看，日本在接受西装的同时，没放弃和服。学者张小月在《汉服运动的现状与问题》中指出，成人式的和服“制服化”完成于1970年代中后期，成人节则是1948年才正式制定的，保留和服因实际生活需要，复古、重传统、强化民族意识的意味不多。

今天日本的和服多是“小袖”，并非贵族服装，而是小商人着装，方便生活。相比之下，今天的汉服除祭祀、郊游、拍照等少数场景，较难融入工作、生活中。

其实，汉服有方便版，即短褐（音同竖鹤）。短应写作裋（音竖），裋褐即褐布竖裁，是“劳役之衣，短而且狭”，古人说“竖子”，即指穿裋褐的小孩或童仆。但在影视剧中，裋褐设计欠光鲜，且着裋褐的人物非主角，给人们以不佳暗示。

年轻人喜欢古装风，近20年的时间里已蔚然成风。世上任何事都有缺点、不足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有热情去做，就值得鼓励。如能减几分浮躁，多接一些地气，相信未来的汉服将更辉煌。

（来源：《北京晚报》作者 蔡辉）